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2021 年 12 月），125-146
doi: 10.6481/JTR.202112_14(3).04

論壇

本土／新住民語文教材發展與設計

時　間	2021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03 會議室
主持人	楊智穎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許育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與談人	李文富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李美慧 康軒文教事業經理
	陳美鈴 屏東縣長樂國民小學校長
	陳嘉祥 金安文教機構協理
	歐亞美 新北市坪頂國民小學校長
	鍾榮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兼任教授

引言

楊智穎：每當一個新課程要被推動，教材或教科書一定是學校教師最為關心的議題，因為中小學老師還是非常依賴教材。為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所需發展的各領域教材或教科書中，本土和新住民語言教材要如何發展與設計，又更具爭議性，包括該由哪一個課程層級發展？要由誰進行發展與設計？其實是百家爭鳴。以屏東縣政府自行發展的排灣族本位及客家本位教材為例，因屬地方層級教材發展，便發現和傳統部編或民編國英數等教科書發展的樣貌相較，有很大的不同。回顧臺灣教科書發展史，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期是統編本，九年一貫課程時期變成以審定本為主。就本土語言教科書而言，閩南語教科書有民間版，也有些地方縣市會自編。客語除了有民間版，目前教育部也著手要編部編版客語教材。此外，屏東縣政府也自行發展客家本位的各領域教材。從上述本土語言教科書或教材的發展狀況，有幾個議題值得深入探討。首先，

本土語言教材發展層級最適方式爲何？其次是關於教材發展者的理念，地方縣市政府與出版業者的想法都不太一樣。第三是影響本土語言教科書發展的因素，相關不利的因素又要如何因應與解決？其四是編輯者、審查者與使用者間的溝通與互動模式爲何？此問題還牽涉到客語、閩南語及原住民族語教材的審查機制。最後一個探討議題則是未來革新的方向。

本土語言教材編輯的層級問題

鍾榮富：關於本土或新住民教材編輯的層級，似乎我能稍微解釋。現有的教科書，原住民族語教材的編輯層級是到教育部，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與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合編，目前還在修訂改編中；客家語言教材卻是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導，委託國立臺南大學來進行編輯工作。10 年前編的部編本客語教材是根據 2009 年課綱，現在進行編輯的這一套則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綱修訂。根據新課綱，希望建立分級的觀念，不僅配合每一個學習階段，還希望有分級的需求（如國小沒學過客語，國中卻想學客語），所以這兩個語言教材的層級都很高。閩南語的教材，除了各縣市教學資源中心的輔助版本外，閩南語教材由金安（接手以前的眞平版）與康軒爲主要廠商。至於哪種編輯方式最爲適當？現在看來還不夠明朗。若是由教育部主編，可能引起「與民爭利」的問題，然而原住民與客語教材，爲何還是需要由國家來主導呢？因爲市面上都沒有任何版本顧及「小語群」的本土語言。客家語的少數腔調如詔安腔、大埔腔、饒平腔，目前都沒有教材，靠的是現場教師的編輯或採集。現在金安與康軒所編的客語教材，只集中於海陸腔及四縣腔。基於《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宗旨，爲了維護小語種的復振工作，避免成爲「瀕危語言」，所以教育部不能袖手不顧。想想看，我們要求本土語言爲必選科目，卻又沒有教材，再怎麼說都無法推卸這個責任。

現在進行的客語分級教材，既然編了各個腔調的對應，其編輯步驟本質上與政大民族所的方式並沒有兩樣，均以一個族語或腔調爲主，其

他族語或腔調再從事相對的翻譯。從政大到現在的國教署，這種本土語言教材的編輯工作已經十幾年了，雖然幾乎每年都有多多少少的修正，卻絕對沒有形成「與民爭利」的衝突現象，因爲出版業者並不會重視小語種。再者，目前的教材大都只出電子書，還不至於與業者形成市場競爭。

未來期望由教育部來編輯，再由出版業者出版，反正公家編輯的教材基本上是開放的，若業者願意出紙本，可讓編輯與出版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對小語種的師生或家長會是三贏的局面。

至於說出版業者的編輯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解，以目前的坊間版本而論，這些編輯人員對於「素養」爲導向的理念，實在還有些考驗。我曾擔任本土教材的審查委員，深深覺得現行的客家教材、閩南語教材，距離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素養理念還有不少空間，現行的閩、客語教材，共通性爲韻文多、歌謠多、唸謠多、俗諺語多，而幾乎沒有散文、戲劇，更缺少生活對話。韻文不是生活語言，十二年國教的客語課綱及閩南語課綱有一致的看法，要把生活語言納進教材，讓孩子學了這個語言可以回到家裡、回到社區使用，可惜韻文是不能用的押韻句，固然能讓孩子朗朗上口，背了一大堆，但是平時對話不會講。我們一直要求教科書編輯者，降低韻文比例，即使現在已經審查到第六冊了，內容還是韻文多，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我們一直要求他們改寫、換版、抽換，可是成效不好，因爲現在本土語言教材採用審查制，不是審定制，如果是審定制的話，就能要求編者必須修改，不改就不給通過。審查制的話，審查人員幾乎都在幫編者校對、校稿，訂正一些語詞用法上的錯誤，其他的建議編者都不願意改，特別是形式上，這離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非常的遙遠。

我覺得教材的理想與現實面差非常大，最重要的是本土語言的編輯者，都沒有課程教學與設計的觀念，也沒有教學法的背景，雖然教師手冊寫了很多，但內容都是抓取網路上的既有資料，無法從事創新、積極的正向思考。由於編輯設計時就沒有教學理念，教師在課堂上，始終無法配合教學法的應用。以英語課程爲例，2000 年前後很不一樣，當時

2000 年是部定本，分爲 4 個時期，內容與編輯方式反映了從「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 approach）到「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之間的變化；2000 年以後幾乎都是依據溝通式教學的編法，可見教材的編輯、設計要有教學法的理念。本土語言在這方面相對的欠缺，到現在爲止，幾乎所有的編輯觀念都還停留在「聽說教學法」的階段。老師教一個字，學生就一直重複練習，「練習、練習、再練習」正好是聽說教學法的宗旨，不但無法激起學習的動機，更無法讓學習者把課堂所學帶入眞正的生活語言裡。然而十二年國教課綱的主要精神，從素養導向自然運用，成爲解決生活的一部分。簡而言之，現行的編輯版本缺乏素養的相關背景。

發展基本原型，定向本土語文初期教材 國家必須有所著墨

李文富：這時間點討論這議題，首先有個很重要的背景需要先了解，就是《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了，本土語文後續的推動將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本土語文在國中、高中階段已列入部定課程，不再像之前十二年國教課綱，只有國小階段是部定課程。基此，我想本土語言在各級學校的推動，可能需要更有整體性、全面性、策略性與長期性。第二，《國家語言發展法》特別提到，對於面臨瀕臨傳承危機的語言，不是只有教育部的責任，需要跨部會一起努力，包含：文化部、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有關本土語文教材發展，其實各部會也都在關心，都有一些行動。因此，關於本土語文教材發展，各部會需要有共識，避免各部會各自做，學校基層端就會感到很複雜。第三，本土語言學習的定位是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也很重要。剛剛鍾老師提到有一項重要的分析指出：過去閩南語及客語教材韻文太多。《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這種韻文爲主的教材，還是學生所需要學習及教學上要強調的嗎？如果不是，那麼政府在這個地方該有一些力量去導引，不然實在很擔心《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若教材沒有隨之精進，從小學、國中到高中

的教材韻文若仍過多，會讓學生喪失學習的興趣，以及不知如何應用。基於以上的論述，個人的意見是，《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的初期，政府部門在本土語文教材發展初期階段應該要扮演引導的責任，包括什麼是素養導向本土語言教材，及什麼樣的教材能夠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因爲本土語文是少數且語別很多，不像國語、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等，有很多業者願意出版教科書，因此初期教材發展的引導很重要。當然，不見得由公部門直接做，可以委託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或出版業者，只是說國家必須有所著墨。另外，同一種本土語言，例如客語因不同區域也會有腔調及語法等差異，須結合在地生活、文化及社區脈絡等，但在教材發展上，出版業者不容易爲個別的區域需求特別安排與設計，這時各縣市教育局處需要做某種承擔或是區域學校聯合起來自編，這樣比較能夠從區域或縣市的本位，結合一些資源、條件、情境、脈絡，來做一些編輯，讓語言的學習融入得更好，學生在學習的時候，會更有興趣一些。中央在本土語教材發展的角色則比較像是發展 prototype，本土語言教材的原型。透過這個原型的開發，後續讓各縣市、民間出版業者及學校，可以依著原型再做發展。

未來本土語文教材發展，除了前面提到的目的及定位引導很重要之外，當然還是要回應這波課綱的素養導向理念。雖然已納入部定課程，但坦白說，學習節數還是有限，故在教材編輯，除了要考量正式課程的學習，也須能夠引發學生延伸自主學習，亦即不是只有在正式課程的那節課使用而已。另外，因爲未來學生選習本土語文過程中，可更換語別，本土語文教材發展不管是聽、說或讀，必須關注小學、國中到高中的學習銜接問題，這也是一個挑戰。因此，後續在教材發展過程中，希望國家教育研究院能夠促成研發單位、出版與審查，以及學校實務端彼此的對話。最後，我回應剛剛鍾老師的問題，教材發展是一門專業，除了借重耆老的語言及文化特長外，編輯一本讓小學、國中、高中各教育階段能夠使用的教材，還是需要有課程教學設計專家。耆老較強調古韻文，強調傳統的智慧，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如何讓學生學習，這中間需要一些轉化。

楊智穎：關於何時要由國家進行本土語言教材發展，個人認爲其條件主要有二，其一是民間出版業者不能編，可由國家進行此教材的發展，其二是需要提供教材發展的引導與示範作用時，也就是李主任所說的原型，以帶動教材發展的方向或動力。其次關於具分級取向的本土語言教材到底怎麼編？這也是之後可探討的議題。現在本土語言都採階段別進行教材設計，分級到底是什麼樣子？再來，關於素養導向與教材教法的人才，雖然有課程，可是從師範院校要找這樣的人來教這個科目，其實是非常的少，整個師資面要再強化。

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

李美慧：教材設計發展需要考量的層面很多，除了須符合課綱、呼應核心素養，並以學生爲主體、以生活化與實用性爲原則；以出版業者編輯的角度，還必須考量全國適用性，除須考量學生程度及學習歷程，還必須將教學現場師資納入考量。由於師資的來源差異大，目前師資的來源大致有 3 類，一是教學支援人員，二是級任教師，三是科任老師，他們都具備不同的優勢，不同背景的老師群，對於出版業者的教材內容，還有輔助教學的配套資源，都有不同的需求與期待，這是我們要克服的。

回應剛剛與談人提到十二年國教對於教科書韻文題材「比較不符合小朋友日常生活學習」的部分，以教科書出版業者多年來對全臺教學現場的觀察與理解，老師普遍偏好韻文教學，亦即老師較能接受「好教好學」的教材，這部分其實與審委期待「課文體裁應以對話爲主，不應以韻文爲主」有落差。在落實生活化與口語化的部分，整個教科書的編輯團隊進行教材設計前都有經過市調，也有走訪現場教學，綜合納入每週一節僅 40 分鐘有限教學時數，兼顧班級經營、孩童學習成效和師資來源差異等因素，而規劃設計系統性及脈絡化的教材，即課文以琅琅上口的韻文出發，學生可以哼唱唸謠加深印象而引發學習成就感，接續再從課文中截取語詞或句子，設計成對話練習以強化學生口語能力。若家庭生活中也有足夠練習的機會，則能相輔相成。整個教材的單元設計是有

學習脈絡的鋪陳。當然我覺得這個都是相對的，老師慢慢在改變，他們也看到教材有一點點的不同，我覺得這部分可能需要時間。如果大家回想，新課綱教材在架構與體例的編寫過程中，課綱其實也同步在進行審議，對出版業者而言，確實是一大挑戰，期待審查者能給予出版業者在教材設計上有發揮的空間，尊重教科書業者及作者團隊的教材設計理念，如此也能避免教材趨同而難有特色的缺失。

業者在實務作業時所看見的問題

陳嘉祥：對於出版業者而言，我們遇到兩個比較大的困難，第一，像今天這樣的正式論壇，以前我們公司沒有參加過，所以就國家的政策面來說，你們想要的及你們想的，其實出版業者沒有得到很充分的訊息。剛剛李主任建議開發模板與原型，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執行的，事實上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編一個符合你們想要的，你們理想中的教科書？如果比較實際一點的說，當《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國中上兩個年段，高中只上一個年段，誰來告訴我國中、高中怎麼編？用偏英文的方式編？還是用偏國文的方式編？這兩種是不同的概念，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只好自己摸索，自己去市調。我們能搜尋到的對象是誰？就是李經理剛才說的 3 大類老師，依照他們最熟悉的內容來編，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請問在座各位覺得國中生和高中生的母語語言程度會不會比小學生好？其實臺北和臺南的學生落差就很大，高中生與高職生的落差也很大，高職生母語的程度反而是好的。那這一段教材要怎麼處理？還是一樣依照現在的課綱編嗎？當局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出版業者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標準、模型或是規範，甚至用詞、用字、句型，到哪一個年段、階段要教多少字詞彙？多少句型？都沒有規範，期望政府訂定規範，出版業者依循這個規範，編出理想中的教科書。或許教育部先編一個模板，出版業者針對模板做延伸、做配套、做補充，這些配套讓老師選擇哪一個做得好，或哪一個比較符合教學需求？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不過最重要是我們沒有那個模板。

第二，現場老師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以我們公司來說，從 2020 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很積極辦理國高中師資的培訓，可是辦理的過程當中，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給老師的內容，其實老師沒有辦法吸收。以高中老師來說，參加的大多數是國文科與社會科的老師，這些老師是有教學概念，教學能力強但語言的專業度不足，把我們開發設計的教學內容和模組給他們，其實他們很不容易接受。另一類我們從教學支援人員來培訓他們，發現他們剛好相反，有足夠的語言專業能力，但明顯教學能力與技巧不足，教小學生還可以，再上去，尤其是國高中的部分，事實上有很大的問題，光班控就會出問題，不要說教學了，這就讓我們很掙扎，大大的影響到編輯教科書的方向與設計。原本我們公司提出，可能採英文方式來編輯，可是後來想一想，我們必須得妥協，以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方式來處理。哪一類的老師來教，對我們而言是很大的問題，需要給的教學配套與資源也會不一樣，既然大家開始正視與重視這個問題，主管單位與出版業者應該要有定期的會議來討論教材的開發，同時審查者也應該參與這樣的討論。透過民間出版業者的力量，以及政府組織動員的力量來辦師資培訓，而且必須是長期的，定期定量的回訓，要形成機制。不管是縣市政府或是教育部都好，與出版業者一起搭配，畢竟教材的開發是出版業者，初期先使用業者開發的教材當範本，教老師如何進行這樣的教學，我覺得這也許是可以改變現況的方式。再來，我聽到一個很好的建議，政府可以給出版業者一些補助，讓我們來做這件事。很遺憾的是，去年有一位教授向客委會提這件事，雖然客委會很贊同，我們現在承接翰林的客語教材，只編兩個腔調，問客委會可不可以補助我們錄 6 個腔調做線上電子書，我們甚至免費開放使用，客委會的回覆是想法很好，因為可以保留下來，後來客委會問是哪個單位？一聽到是出版業者就沒有答應，真的很可惜。我們兩間公司從閩南語到客語，累積了多少資源，幾年改一次，如果有類似電子書的內容，透過國家補助保留下來，我想 10 年、20 年之後，會是很龐大的資料庫。可是現在不做這件事，我們以前做的那些教材，只存放在我們兩間公司的資料庫，10 年以後銷毀。縣市政府或教育部編列很多課程，

但是爲什麼學校很少採用？最大的差異其實是配套，民間出版業者的配套很豐富，如何想辦法讓這些配套保留下來，如果有補助做免費開放使用，就不會造成浪費。

楊智穎：關於政府補助給出版業者發展本土語言教材，這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全國第一套原住民族（排灣族、魯凱族）本位教科書

陳美鈴：我從 2019 年 7 月任職於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還沒有遴派到長樂國小的時候，其實我在儲訓當中，就在這個地方做一些歷練，所以才有機會接觸原住民本位教科書的工作。該中心成立於 2014 年 8 月，很重要的發起人是現任立委伍麗華，那時帶著她的團隊來編輯排灣族本位教科書。當時聚集很多學者，還有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屏東縣歷屆縣長的投入，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才能順利成立。由於我們有排灣族本位教科書的編輯經驗，所以在進行魯凱族本位教科書編輯的時候，藉由先前的經驗，整個歷程就比較順暢，避免前期排灣族本位一些摸索的黑暗期。潘孟安縣長非常支持魯凱族本位教科書的編纂，每年的自籌款非常多，當然縣市政府一定要有一些承擔，潘縣長眞的是很有承擔，他很重視每一個族群的發展，常常鼓勵原住民族教育必須有一套系統性的支持架構，教材內容不僅兼顧學科知識，而且藉由此文化教材，讓原住民族學生對自己族群的文化語言更有自信。2019 年 11 月 13 日由現任的教育處處長江國樑及當時時任原民處處長伍麗華，共同召開魯凱族本位教科書編輯的籌備會。魯凱族本位教材發展主要包含 5 大編輯規準，3 個策略和要達到 2 個目的，分別爲「易懂」、「適性」及「樂學」，從學生的角度出發，融入適合原住民族學生的學習風格特性，能夠引起學習動機，達到「文化回應」及「高度脈絡」的目的。教材發展透過文化與學科知識，將學生生活經驗與學科知識進行緊密連結，從孩子最熟悉的人事時地物爲起點，同時在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架構下，結合魯凱族知識體系。我們還甄選一批文編、美編及排版經驗豐富的專業背景老師，遴聘部落耆老、專家學者，退休的校長、主任和老師，組成一個編輯團隊。為了編輯出客觀公正，且內容正確的教材，經常辦理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以及魯凱文化增能研習，分別到魯凱族的霧臺、阿禮、佳暮和青葉部落，進行文化採集與田野調查。透過部落的領袖，到頭目的家屋，進行阿禮部落的文化踏查，甚至也拜訪青葉部落紅藜奶奶，她已經超過百歲，奶奶常常勉勵我們，只要有土地，就要不斷的耕耘，透過教材有形的東西，把原住民的文化語言，甚至所有的生命禮俗慶典編輯為教材，然後一代傳一代。

魯凱族本位國語及數學教科書參考「魯凱人名釋義」，由霧臺鄉公所結合部落的學者、耆老及老師編纂而成。教科書人物的選定從「魯凱人名釋義」挑選，透過美編的專業設計更具吸引力，每一位人物的族名都有特別的含義，透過典範學習，內化到實踐，使自己成為符合大家所期待的人。比如說 Kui，代表眾人期待、依賴仰靠之人，是一個有承擔的人，而且是部落所倚重的人，具領袖的典範。除了充實的專業背景，進行一些文化採集，然後田野調查，據此編輯國語、英語、自然及數學的單元內容。在繪圖與內容部分，也有一批審定委員，由具學科知識背景的校長們，甚至文化素養內涵豐富的老師，擔任審定委員，經過多次的檢視與確認，魯凱族本位教科書終於在 2020 年 11 月出版，包括低年級國語及數學課本、習作、生字簿，共 17 冊。目前正進行中年級教科書的編輯，2021 年 8 月先讓屏東縣魯凱族學校低年級部分先行試用，如青葉國小、霧臺國小。預計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編輯完成一至六年級的國英數自教科書。其中，國語教科書編輯的特色，主要將學科知識融入族群文化，由部落生活出發，依學習階段逐年擴展，深化孩子對土地的認識，課文編排配合國際潮流改為橫式，並加注族語注釋。例如，〈umu 的博物館〉umu 是魯凱族語祖父輩的長者，可從這課學習許多童玩道具的說法。數學也是一樣，每一個數學單元前面有單元大圖，從單元大圖說明什麼是「分與合」？從傳統的婚禮，說明如何迎娶新娘，聘

禮有哪幾種？合起來總共多少？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做分類？一定要做統整？其實背後訴求的是一種分享的價值。如魯凱族立委伍麗華所強調：「原住民族教育，不是族語而已，也不是在民族教育而已」。而是如何把族語教材的語言、文化與學科知識結合，讓他知道他是誰，我也知道你是誰，共譜一個共好的文化價值。

楊智穎：目前屏東縣共編了國語、英語、數學與自然等 4 個領域的排灣族本位教材，此教材是不同於本土語言教材。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屬於國編本、全國試教、定期修正，紙本、數位教材同時呈現

歐亞美：2014 年新住民語文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6 年新北市接受教育部的委託開始編輯教材，教育部和新北市的身分既是編輯團隊，也是出版者，所以相關的教師手冊、課程計畫也要一併規劃。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是國編本、少語種、教材免費，教育部要求在 2016 年至 2019 年 6 月 4 個階段全部編完，共 126 冊，一直到國中階段。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除了編輯紙本教材，也發展數位教材，委託國立中央大學編制 7 國語言，216 冊數位教材，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的自學，也方便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行數位媒體教學。

從文化學語言重視素養導向的生活體驗與表達

歐亞美：接著分享教材的設計，這份教材是語言與文化兼重，從文化學習語言，引發學生的興趣，才能持續。例如，教師先從課文教學，光課文就隱藏 5、6 個文化訊息，我們要求老師一開始不要教拼音，不要教語言的結構與詞彙，先從圖片引導學生學習，傳遞文化訊息，第一節課 40 分鐘，前 20 分鐘先教文化。那文化的主題從哪裡來的？文化的主題來自於課綱的學習重點，我們統統都轉化設定好了，例如，這節課的學習內涵是「學校稱謂」，透過小朋友自我介紹，了解如何用母語稱呼教

師、同學和我。如果要繼續延伸學習，除了認識這 3 種人的稱謂，是否還有其他人呢？例如校長、主任等。另外，第二冊第一課的學習內涵是顏色，課本只會教紅色、綠色、藍色，我們會請小朋友先預習，回家問家人，除了這 3 個顏色，還有哪些顏色？教師根據「顏色」這個內涵做延伸，小朋友也很清楚這課學的是什麼。何謂從文化切入？就是要能了解東南亞文化生活脈絡，能體驗、能實踐，讓學生演課本情境的內容，能說、能表達，這就是所謂的「素養導向」教學。比如說日常生活遇到老師要說什麼？遇到校長要說什麼？至少課文要先演一遍，這課有 4 節，所以第四節就是演課文，用各種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因爲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要介紹東南亞原生國的文化，屬於國與國的層級，必須要多方查證，避免誤導，否則會鬧國際笑話。其中最困難的是印尼教材，印尼大多信奉伊斯蘭教，有許多禁忌，例如，課本的人物圖片衣服要遮住身體，要把頭髮包起來戴頭巾，不能露出瀏海等。

文體的部分，全部都用對話情境式，原來是用短語、短句，結果教支人員抗議，所以要改。很特別的是部分縣市會提供教支人員文化教學的材料費，他們覺得不是只有在唸課文發音，讓孩子直接體驗如何做越南春捲、椰漿飯是很重要的，只要新住民媽媽提出來做文化教學，學校都會想辦法支應。

審查制度讓審查委員、華語作者、新住民語作者逐漸朝向平等對話

歐亞美：基本上我們沒有層級，大家是平等對話的，從小三角、金三角到鑽三角。小三角是一位中文的審查委員及兩位母語審查委員來帶華語作者，還有新住民語編輯老師。那時候眞的壓力很大，教育部一直在催，我們在 3 年之內，要編完 4 個階段的教材，眞的非常壓縮，不像其他教科書可以逐年編。後來因應課綱延後，才得以喘息，再延一年。

接著，金三角審查就是邀請所有中文審查委員和兩位母語審查委員一起審查，也就是教育部的初審。最後是鑽三角，也就是教育部的複

審，會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相關領域人員參與審查，制度上還算人性化與合理性。華語作者的功能就是課綱的解說、華文的撰寫；新住民語教師是母國文化提供者、情境對話敘寫者，例如，假日休閒活動主題，絕對不是華語教師來講，而是先讓新住民語教師講，因爲華語教師每次都說假日是去爬山或騎腳踏車。泰國的教師說當地太熱了，他們假日不會去爬山或騎腳踏車，通常是去寺廟拜拜，所以華語作者是依據新住民語教師說的情境來撰寫文稿。

楊智穎：我蠻認同國家應該有一個模板或示範的教材，如素養導向的本土語文教材要如何設計？分級要怎麼分？文化的語言、生活語言及學科語言間要如何拿捏，本土語言課綱要如何轉化成教材。第二是誰來編？我們發現課程專家的介入是很重要的，即培養各種語言課程專家。第三是歷程的問題，如發展一套本土語文教材需要多少時間？需要包含哪些歷程要素？其實每一種本土語言教材都不太一樣。最後是合作的問題，我覺得這也蠻重要的，出版業者與國教院，以及各級學校、各縣市之間如何合作？接下來可以討論這個部分。

許育健：不管從學術研究或審查編寫的角度，對於語文教材的發展分 3 個面向，工具、文學及文化，3 大塊互相的交集，看是多還是少。剛剛陳協理談中文或英文教材，這兩者有點類似光譜的兩端，一是第一語，另一是第二語。其實本土語很尷尬，因爲它是不一定的，就像不同縣市，有的縣市是在這一邊，有的在另一邊，不同族群的學生狀況都不一樣。其實這是編寫者非常辛苦的地方，當然還是要回歸到主要目標是什麼？應該是希望再復興這樣的語言，成爲文化的成長載體，我覺得這應該是最核心的目標。如果是這樣，考慮以現在的教材來說，第一，引起興趣，如果教材不吸引學生的興趣，這個教材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第二，給他相關的能力，剛剛鍾老師特別提到教學法，透過怎麼樣教學，才能讓學生具有某些語言的能力。第三是態度的問題，我覺得態度應該是最核心的目標，原住民教材能夠知道我是誰，然後我也知道你，透過這樣的教材，其實背後最深層的意義，就是要認同，然後理解，對於不僅是自己，而且對各種語言都能平等的對待，這是我們最期待的目

標。接著，請更聚焦現在遇到的困境，剛才各位也把現在定位的問題與目標提出來，還蠻期待從不同的角度來談。以出版業者來說，有 3 種人在使用這個教材，關鍵思考應該是誰選書？誰擁有投票權？應該是要配合，不然他不會選我，那我就不可能再出版。像這一類的思考，以專業度來講，教支人員可能是他，我們期待比較專業的教學，或是專業的科任老師，如何取得平衡？這些我們都很好奇。不可能只面向客戶而已，請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做更深入的討論。

現階段本土語言教學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鍾榮富：我先從困境談起，十二年國教課綱希望採分級制，如何分級？大家以為只有本土語言有這個問題，其實國語文教材的編輯也缺乏分級的概念。康軒編這麼多國語文教材，如果一、二年級修完，三年級轉學到別的學校，採用別的教材，則該學生將遇見 55% 以上不認識的漢字，因為根據國教院的研究，兩個教材之間（如康軒與翰林或南一），彼此的漢字認識的交集不到 40%。換言之，對於中途轉學的學生而言，課程的變換是學習上的一大挑戰，然而這樣的問題以前並未引起重視，不過現在的國教院許添明院長很厲害，頗為重視這個問題。目前進行中的國教院計畫，從 2020 年開始採用各版本之間的漢字、語詞、句型等建構語料庫，並作為各個學習階段縱向（同一版本）的漢字、語詞、句型之差異，同時也考慮橫向（同一版本，不同科目之間）的漢字、語詞、句型之比較。最重要的，還做了跨版本、跨學科的漢字、語詞、句型之差異研究。初步的發現，就是現行的各科教材（國語文、自然、數學）的編輯，並沒有考慮學習者所認識的漢字、語詞、句型的數量，以致有許多自然或數學未能學好的學生，根本的問題在於閱讀困難而不是數學上的計算問題。唯有用語料庫的頻率為基礎，才能建構國小各階段的漢字、語詞、句型的層次與級別。

未來這些數據將提供我們編輯本土語言教材的參考。有頻率為基礎，才能知道最常用的是哪些字、哪些語詞、哪些句型。假設一、二年

級要學 700 個字、1,200 個詞，那就先從前面的 700~800 字的頻率去攫取，這些頻率比較高的漢字、語詞、句型應該就是級別界定的基礎。此外，現在教科書沒有句型的觀念，華語有什麼句型？學英文都是從句型開始，爲何學華語、本土語言卻沒有適當的句型，漸進式地引導學習者前進？經過我們的整理，如客語現有 225 個句型，包括單句及複句。有了句型觀念，才能去考慮分級學習的安排。第三，現行的本土語言教材缺乏嚴謹的組織結構，不知道什麼是由淺入深、由近而遠，這些問題都需要有國語文的語料庫以及詞頻基礎。

由於缺乏各種教材縱向或橫向的語料數據，教育部要推行和執行「學科內容與語言融合教育教學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自然困難重重。若需要把本土語言應用在其他學科的教學或學習上，則專業術語（如直角三角形、鈍角、平方、方程式）要如何解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委託國立中央大學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行客語及閩南語的學科術語對譯與轉寫。第一期已經完成了，第二期將進行 3 年的計畫做完，屆時這些成果會提供給各個單位使用。有了本土語言的專業術語，才有辦法進行橫向或跨學科的教學，如用閩南語來教數學、自然、藝術等。

新住民語言的教材目前以文化爲導向，可能暫時解決思鄉的情節。但從語言的教學而言，文化導向的教材並非最好的。且以閩南語教學爲例，本土歌謠、俗語、成語、歇後語，全都是農業文化的結晶，對於長期在閩南文化長大的耆老，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用語，不必學，也不用學。但現在的小孩，接觸的是科技文化，住的是高樓，吃的是速食，完全脫離了農業文化，若硬要將這些文化議題或用詞教給小孩，他們自然無感，引不起動機。爲什麼這種教材沒辦法成功？因爲太執著於過去的文化。以客家來說，一定教客家藍衫，現在誰在穿藍衫？到客家莊也沒看到藍衫，若學生以爲「客家人都穿藍衫」而他到了市面上卻沒有見過穿藍衫的人，必然他會認爲「臺灣已經沒有客家人了」。尤其客家花布更是錯得離譜，現在稱爲「客家花布」的那種布，是 40 年全臺灣人（包括閩南、外省子弟）都用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而絕對不是客家人的

唯一。從前臺灣人用這種花布來做被單、頭巾（因爲方便也因爲便宜），但卻沒有人拿來做衣服，現在的客家語言課程竟然說客家人都穿客家花布做的衣服，根本是誤解了客家文化。好玩的是，客委會也是致力於推行客家花布，凡有客委會的活動，必然可以見到客家花布的布置，以致於帶來錯誤的訊息。

本土語言教學要面對現在的科技，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目前臺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無非是手機、電腦、電競、跳舞機，哪裡還有風車、搗米、做粢粑？若一再教學生不熟悉的、不認識的、沒看過的器物、用具，加上罕用的閩南語、客家語漢字（客家與閩南的學者都很喜歡造字、創字，尋找罕用字，帶給這兩種語言教學上的種種認知與學習的災難），簡直不能不把學生煩死、悶死、最後終於拋棄本土語言的教材。

現行教科書的編輯爲什麼一直認爲，要用韻文呢？那是受到英文教學的影響。1996 年國小開始推動英文，那時候流行用「肢體回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當時的教法，普遍就是帶唱跳的唱遊教學法，現在的閩南語、客家語教學顯然是翻用了那種教學模式，然而閩南語、客家語不是外國語（foreign language），而是傳承的語言（heritage language），主要的差別在於後者還有家人在講。有些學生源於各種不同的原因而喪失了學習本土語言的機會，但他所處的環境，還時常能聽到閩、客語。因此教室內的教學，必須讓孩子把學校所學的語言帶回家。只要能把語言帶到家裡，就會帶動家庭語言的復振效果，不能老把它當作 language as second language，閩南語也不是 second language，英文才是 foreign language，所以教學對象不一樣，教學方法就不同。

教學上現在最需要的是教材教法的書，英文有很多種教學方法，例如，高中英語的教學法與時俱進，幾乎每年都推一種核心教學法，迄今爲止已經推行過差異化教學法、合作教學法等等，都很有成效。現階段的本土語言教學（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言）都應該重視差異化教學，因爲聘不到這麼多老師，學生內部的程度優劣有別，有些學生的閩

南語就是他的家庭語言，流利又機敏，若能採用合作教學，必能扮演小教師的角色，達到分享的效益。因此個人認爲，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冊內容完整的「本土語言教材教法」的書，蒐羅從聽講教學法到目前通行的溝通式教學法，有理論背景、有教學示例，提供具體的教案讓教學者參酌，有效地教導如何進行各種教學方法的步驟。可惜，目前我們還沒有這樣的一本書。同時，我們也需要一本課室常用語言，如果推動閩南語沉浸式，就是全課都要用閩南語。現在有全英文教學的課室語言相關書籍良多，我們可以參照英文版略做調整，編寫一冊本土語言的教室常用語句，做示範教學，才有辦法建立分級的觀念，讓大家按照好的方式教學，不要太執著於過去的文化，而失去了日常生活會用的語言。

重新思考本土語文的定位、教學與師培，以公部門主導結合合適的團體或單位之力走向專業

李文富：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如何理解本土語文或新住民語文，這個定位與要教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剛剛鍾老師語重心長的做一些反思與解釋，再次凸顯本土語文到底要教到什麼程度？以及怎麼看待文化？還有學科之間等問題。我覺得這些定位與方向，可能要先掌握清楚，這是最根本的地方，後續才能夠往下走，不然會很混亂。尤其是如何重新理解語文這件事，它甚至不能當成是第二外語。再來是我剛剛提到，原型和模組的部分如何促成？希望大家有初步的方向與共識，如何透過政府部門的力量促成。我覺得政府在處理這件事，可以更具彈性，政府必須承擔，但是並不代表一定都是公部門自己來做，能有更合適的選擇。我看到很多的民間團體，數位線上發展的很好，這部分之前大多是請學校老師來做，老師們也會做，但可能不夠活潑、生動。然而，很多民間團體資訊科技能力很厲害，可以做得很好，更吸引學生學習，所以不要被框住，也許由公部門來做支持與主導，但是實際上的製作，可以結合更合適的團隊與單位來處理。就是哪一個單位做得好，就該由他來做，讓這個力量能夠出來、有更好的發揮。

有關師培的部分，《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我們將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確定本土語文的定位與教學，整個師培的方向才能跟著走。過去這部分可能沒有深入討論，師培過程有些部分過度偏重，有些則被忽略，各自發揮。因此跨部會間，必須要有共識，不同部會扮演起不同的角色，當然也有共同與協力的部分。

最後，列入部定課程一節課，不能把所有希望寄託在那一節課而已。不同縣市族群語言的差異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說屏東原住民語課程，強化與學科課程結合，有些縣市可能還不到那樣的程度，不能一概而論。如何更有彈性，因應學校區域縣市發展，不能只寄託這一節課，如何延伸融入，這是一個挑戰。未來不同學生本土語文先備程度不同，又可以換語別選習，這對老師教學確實是一種挑戰，這眞的不能輕估。還有只有國中七、八年級是部定課程，彈性的部分要怎麼編，這些都需要想清楚，課綱不是訂完就完，後續仍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理想的本土／新住民語文教材未來革新方向

李美慧：面對少子化的現象，剛剛與談人提到部分縣市發展自己的教科書，所以對於出版業者來說本土語教科書市場又相對更少了；學校很依賴出版業者給予的配套資源，我們花了很多的成本去設計製作輔助教學的影片、動畫、各腔調音檔、DVD 等媒體教學資源，這方面投入沉重成本遠超過教科書書籍本身，而現階段教科書價格制度沒有辦法支持我們開發市場使用量少的教材，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困境，故教科書的價格制度亟待改善。

另外，隨著時代變遷，許多生活中口語常用的新科技相關詞彙因應而生，爲因應時代變革並延續本土語言，希望教育部常用詞辭典資料庫能盡快並即時增補更新，以作爲教材編撰之依據，並有利於老師教學上的精進與運用。如果可能的話，更新的頻率也讓我們知道，或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知道已經被更新了。

鍾榮富：目前的師資，小學都以支援教師爲多，國中階段盡量由現職人員兼任，高中已經在培訓。國立臺南大學在全國已經辦了 2 場高中本土語言教師的培訓，今年又要辦 3 場（11 月份訂於臺中的文華高中）。另外，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及國立屏東大學都有開設本土語言師培班。以後的教學支援老師人數會愈來愈少，我們訂定 5 年條款，以後都要是正職老師。

陳嘉祥：我回應科技文化的部分，我們一直不敢往這個方向走的最大原因是爭議，客家語可能比較沒有，閩南語這方面的爭議很大，派系、派語、聲調不同，比如「廚房」或「灶跤」就吵了 3 年。我們眞的很期待剛剛鍾教授提的學術研究已經完成，以及常用的課室語言，甚至開發的教材教法能盡快地發表，可以正本清源的，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教學現場有兩種老師，一是語言專業，可是沒有教學專業；二是教學專業，但沒有語言專業。對於出版業者來說，韻文部分只是課本上的內容，我們的電子書拍了非常多教學影片、情境式對話影片、卡通影片，甚至每年花費很多費用與授權，如日本《我們這一家》這類的生活影片，我們每年都在做，然後翻成臺語，現實上老師還是依賴出版業者。我們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師資的問題，應該是語言專業的培訓，還有教材教法，大學教授教用哪一種方式的教材教法？是教會語言的教材教法？還是教會文化的教材教法？比如說學音標，一元與一塊的音分不清，我要如何教我的學生？如國語的正音，教育部要發展出來，對這些普遍遇到的教學困境，學生比較不容易理解的部分，發展好的示範教學範例，來解決教師的教學問題。反而在出版端，我覺得問題是最小的，只要教育部、國教院有範例規範，我們一定跟著做，這不會是太大的問題。而教材教法部分，因爲以往教育部或國教院很擔心圖利出版業者的問題，所以辦了很多活動、研習不會讓出版業者參加。我覺得本質上是錯的，教材是業者在開發，開發的團隊一定有他的想法，教育部請的老師或是教授來講解要怎麼授課？可是兩者之間並沒有溝通，這樣很難有好的效益，彼此應該要合作，可以建立一個公開、公平的機制，這才是正向的做法，我們甚至願意將課本的資源無償提供。另外，編輯

方面目前最大的困境，回歸我之前說的，雖然課綱編出來了，但我們還是不會編出你們想像的課本，因爲你們也只有想像，沒有具體的模組。所以業者只能按照既有的經驗來編，如果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也許現在沒有辦法形成溝通互助的機制，可不可以在審查的期程，給予比較寬鬆的時間來處理？等到大家都定案，有共識了再開始。再來，我心目中的教材希望有分級制度，這個分級可能要明確，我覺得英文這方面做得很好，初階學會哪些單字量、字詞彙量，中間學會哪些？也許在選書審核之後，讓學校彈性地依照區域屬性不同，來選擇不同級數的書。如果眞的要保留這個語種，語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先教會他怎麼講，分級制可以從語用來做延伸文化的動作，我覺得應該可以放在高中以上來處理。尤其是國小應該學會日常用語的使用，目前爲止沒有看到課綱明確告訴我們要做的部分。雖然客家語、原住民與新住民課綱寫得很清楚，目前比較爭議的就是閩南語，我們乾脆避免有爭議的。另外，教材教法的專書，其實這兩年我們有嘗試在做，我們今年發現很有趣的現象，這次演講改成情境式，辦了幾場研習，應該是說這 5~6 年來沒有這一次的研習那麼成功，參加的人很多，幾乎都是支援教學者，不是他們沒有求知欲，是因爲他們也找不到方向。這次他們很明確地知道比賽，與學校賦予的任務，就是要走這方面，所以必須要精進。剛好出版業者有這樣的研習機會，開了這樣的課，每場都爆滿，甚至被迫加場次，其實這群支教老師有很強的企圖心，只是我們一直沒有好的環境、機制來培訓與回訓他們。我覺得教學專業方面，如果訂定教學模組，他們多數還是可以勝任的，當然不排除少數人還是比較刻板的。但一下子在這 5~6 年內，要完全培訓現場的教學老師有教學資格，我覺得不容易。起碼在進行期間，應該做好這部分，出版業者與教育部應該攜手合作。最後，不管以前的翰林，現在的康軒或眞平，我們編了很多母語的教材，有機會的話應該要想辦法保留下來。這幾年我們開始發展雲端電子書，其實是可以被保留下來。由於這個科目比較特殊，是否有機會申請教育部或國教院的補助，讓我們做得更完善？如果有補助我們每一種語言都可以做，也可以開放出來。

鍾榮富：未來比較理想的辦法，應該是跨界合作，除了學界開發教材、教具、教法之外，也希望業界（出版界、文化界）能進行整合，建立資料庫，蒐集各種不同的教學影片、資料，提供平臺，讓本土語言教學人員能有再訓練、再學習的機會。

陳美鈴：其實我們非常期待原住民本位教材每個階段的生字量、句子量，讓學習的量都是一樣。我們在發展本位教材的時候，其實編輯團隊有針對這個特別討論，甚至每個年級的文體，如記敘文、議論文，發現好像都偏重在記敘文，其他的文體比較少學習。但是原住民的孩子畢竟文化有一段落差，沒辦法避免升學的途徑。其實原住民的家長也希望跟著孩子一起學習、使用教科書，如同出版業者說的，東西其實要愈分享，才會愈進步、愈豐富。

新住民語文學習現況

歐亞美：現在國小一至六年級都可以學越南語，但是國中就只能透過社團選修，我們一直在鼓勵開課。原先定位是母語學習，現在也變成第二外語，其實有 2~3 成的本國籍家長鼓勵子女選讀。現在最缺泰語及印尼語老師，尤其泰語都找不到，我們培訓很多泰語老師，但是培訓出來都當導遊，爲什麼小朋友喜歡學泰語？因爲有泰語劇及觀光旅遊，有些家長是空中小姐退休的，所以他們很有國際觀。至於語文程度分級的部分非常清楚，都是從第一冊開始學，即使是國中社團，也是從第一冊，因爲新住民語學習強調能力分級。除非是海歸的學生，從越南回來的程度就很好，或是在家裡一直和媽媽說越南話的學生。現在已經委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做語言程度級別評估，以第一冊要跳第三冊爲例，有 16 個題目，讓他們聽與讀。如果答對 9 題以上就達到精熟級，可以不上第一冊，直接到第三冊。關於師資培訓的部分，說眞的新住民的態度非常認眞、謙卑、好學，他們相當珍惜學習的機會。目前資格班是 36 小時的培訓，進階班是 36 小時，平常還有各種回流教育。剛剛提到發音的部分，7 國語言發音部位都不一樣，有的是鼻音，有的是彈舌。我們規

定老師一節課只要教 6~7 個詞彙，3~4 個基本詞彙，3 個認讀詞彙，好好地教發音，希望像主播一樣的標準音。所以老師都會注意發音的部位、聲調以及手勢。我們也注意到一個人的教學，我們很重視一個人的教學要怎麼教？可能加強很多互動，善用媒體科技。全國訪視下來，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一個人的學生，如果這個學生不學就倒班了。我們學生從 2019 年 3,523 位，2020 年增加到 7,971 位，說實在老師很認眞教學，現階段的教學算是蠻成功的。

結語

楊智穎：第一，其實教材發展與課綱脫離不了關係，剛才特別提到分級的部分，這一塊客家語、原住民及新住民大概也有一些基礎，不過還沒有做到的，可以提供下一波課綱改革的參考。第二，課程教學與教材是無法脫離的，目前比較缺的是各語言教材教法的部分，而師培大學也缺乏這部分的老師，後續要請師培大學強化這方面的師資。第三是分工問題，國家、縣市政府、出版業者及大學之間要如何分工？誰適合做什麼事？應該有適切的溝通平臺及機制。最後是傳承問題，從 1987 年各縣市政府開始發展本土語言教材，到 1996 年版課程標準中的鄉土教學活動，再到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教課綱，相關的本土語言教材不斷在進行研發，但隨著每一次新課綱的產生，總會把過去給切斷。其實傳承是蠻重要的，很高興剛剛鍾老師提到這一點，過去臺灣的歷史發展過程，到底做了多少努力，應該把它累積下來。

許育健：其實並沒有眞正實質政策建議的功能，但是這些文字訊息很具體，我想算是有一點點貢獻。我眞的非常感謝鍾老師提到這個觀念，因爲我自己是做國語文的聽說讀寫，然後在生活中運用。本土語言教材到底要做什麼？我覺得終於學到了，就是學完帶回家，包含我自己有小孩，都會覺得回家跟他們講臺語，還問我幹麻講臺語？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盡到什麼責任，明明學校什麼都有學，爲什麼回家還不願意講？這其實是我們非常關心的問題。